

很早的时候就读过邵洵美的诗，对于这位家乡的诗人，我不算陌生，早在读书的时候，就在网络上找到了邵洵美的《诗二十五首》。诗人都洵美逐渐在我心中有了印象，他的诗作以素朴纯真的本质，优美的格律，给人一种唯美的享受。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我买到了邵洵美的《诗二十五首》，这是一册上海时代图书公司于1936年4月出版的书籍。我迫不及待地与店主联系。不久，书寄到了，厚道的店主还夹赠了一本《曼侬·雷斯戈》的小说，看来店主也是一位爱书之人。

邵洵美（1906—1968），原名云龙，别号小黑，祖籍浙江余姚，“新月派”诗坛代表人物之一，他与徐志摩并称“诗坛双璧”。邵洵美的祖父邵友濂，同治年间举人，曾以头等参赞身份出使俄国，后任上海道台、台湾巡抚、湖南巡抚等职。邵友濂长子邵颐娶李氏，为晚清重臣李鸿章侄女，李氏生一女后早故，邵颐继娶史氏，也是官宦千金，无

时在老家，我常看县剧团的演出。《辕门斩子》《蝴蝶杯》《大保国》《玉堂春》……戏码不少。一般在演出前，剧团会在城里十字路口最显眼的地方，树起一面大海报，海报上最常见的女子就是剧团里两个漂亮的青衣。一个是剧团团长的女儿，彼时年轻，细眉细目，如仕女图上下来的人物。另一个比团长女儿稍年长些。现在回忆起来，装卸后也是容貌平常的女子，30岁上下光景，布衣素裤，若走在大街上，没人会想到她是个青衣演员。但在那些常演剧目里，分AB角的话，总是由她担任A角，因为她的戏更精致、细腻、老道。

那时我还是个成天疯玩疯闹的孩子，常一个人去县剧团后台看演员们排练。素面朝天的两个青衣：一个生性娇惯，练唱时，好几次停下来指责乐队的琴声没托好她的声音。另一个，则坐在文舞场后面，静谧得像幅人物油画，只等该她上场，才走到场地中间，或唱或舞或吟，举手投足中说不尽的端庄、婉约。

流光如梭，华年似水。我离开家乡，又回到家乡，然后再一次离开。县剧团的表演在脑海中漫漶成皇历，只偶尔在我的清梦里过一下场。梦里，青衣女子的水袖依旧飞花叠浪、翻卷出馥郁舒缓的温柔与和悦。

县剧团好像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解散的。我因一点痴缠耿耿难灭，所以回乡时总爱打听打听剧团演员们的下落。后来总算找到了一拨迷戏的老人。老人说起旧时烟云来是滔滔不绝：剧团挣不了钱，停演了。有些演员改行做了歌星，边唱边扭扭身子跳个舞什么的，挣得不少；有些丢不下科班辛苦练出来的真功夫，去了别的剧团跑龙套，觉得守着真心喜欢的东西，能糊口就成。还有的是彻底告别舞台，下海做生意，还有发大财的呢！

发大财的？

是呀，老团长的女儿！现在是此地知名的女企业家，商界头面人物呢！

这个消息倒是叫我大大地意外。她，细眉细目的她么？女老板？大企业家？看来红尘一抖，真是什么都会变啊！

老人们继续说：县剧团倒闭前，文化局说除非有人愿意投几十万，否则保不住这个老剧团。就这样，服装

出。邵颐中年去世后，史夫人独守空房，邵友濂顾念长媳史氏守节无后，生前立下遗嘱，命次子邵恒将来婚后生的第一个男孩承继史氏为子。邵洵美是邵恒之长子，出生于上海，他的母亲是上海名媛盛四小姐盛柳蕙，他的外祖父盛宣怀是著名的洋务运动中坚人物，中国近代大实业家。邵洵美出生后按邵友濂遗嘱，过继给伯父邵颐为后。

邵洵美年轻时眉清目秀、长发高额，长着“希腊式完美的鼻子”，是上海滩闻名的美男子。1923年，他从上海南洋路矿学校毕业后，恋上了表姐盛佩玉。1925年初，邵洵美与盛佩玉订婚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留学，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徐志摩、徐悲鸿、张道藩等朋友，从而醉心于英语。他先是古希腊诗人莎弗和英国诗人史文朋的作品入迷，然后接触到波特莱尔和凡尔哈伦，在英国文学的研究中下了较大的工夫。我们不难发现邵洵美的诗句中，有着一些外国诗歌的踪迹，也有着他为新诗触发的灵感与

头饰道具统统打包后处理掉，连一顿散伙饭也没吃，大家就分道扬镳了。那天，平时只在戏里才流泪的演员们都红了眼圈。说到此，其中一个老人站起身，叹了口气：“老团长呀，一辈子为艺术，为剧团，想不到临到头，竟……”话讲了半截，他停顿住，一抬脚，先走了。我隐隐觉着蹊跷，就鬼使神差一样默默跟在这老人的身后……老人本不想对一个外来的青年多说什么，但听我说着纯熟的当地方言，又是个爱戏的“同道中人”，便把适才戛然而止的话说了下去。我听后有些难过，跟着又问：“原来剧团唱得最好的那个青衣后来怎么样了？”

“她呀，还在这个城市……”老人眯缝着眼睛，目光延伸到了很远的地方，仿佛刚才说的都是上辈子的事。

在老人的指点下，我在一处小区的水果超市找到了她——眼前是一个套了袖套，半百年纪的妇人，但细辨容颜举止，依稀旧年名伶！唱过戏的人其实很容易辨识的，因为不管走下舞台多少年，她身上依然会残留“一招一式”的浅淡痕迹。那天，我在她的小卖部里坐了一下午，听她说往事。

在生存第一的现实面前，唱戏是再奢侈不过的东西。她离开剧团已是大龄剩女，匆匆嫁给了原来团里的一个琴师。夫妻俩相敬如宾，不久有了个儿子。卸下粉墨后她也曾尝试着做别的工作，但皆不如意。这几年身体越来越差，丈夫不放心她外出工作，便在附近租了个店面，开小超市做买卖。她说眼下别的不愁，就是儿子娶亲要另买一套房，眼看房价日涨，她这当母亲的没法子不忧虑。我忽想起戏文里“茫茫来日愁如海”的唱词，觉得有时现实比戏更哀怨凄婉。那时候，她是千年前古闺房里秀美的娇娥，愁的是春闺梦里人久久不至。而现在，她是鬓角微霜的母亲，已到婚龄的儿子娶妻的高昂成本而深为烦恼——台上台下，谁比谁的愁更多呢？

我从家乡回来的前一天，又路过了她的小超市。那天，她丈夫也在，在拉琴，琴声呜咽。男人一边拉，一边还冲自己的妻子唱：“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三姐不信菱花照，不似当年彩楼前……”声音于劲道中渗透苍凉，直叫人心动容！

在城里听不到的声音。就是说，这样一个安静得过分的小山村，也纳入公共交通网络，每天定时会有几班公交车在这里停靠。

里湖名字，非常容易勾起人探究的欲望：在这样一个大山旮旯里，莫不是藏着一片湖？一潭水色？或者源自某一民间故事？这样一来，大家果然来了兴致，是眼前景况没有让大家失落——明摆着，就在眼前，一弯小小石桥，两股山泉在桥下交汇，虽没囤积成潭或湖，但是那水声、水色，以及那活泼、缠绕、激荡的姿态，让人瞧几眼都觉几分心醉。水与水是如此不同。人说水是生命之源，要我说，这里的水就是生命本身。那是一种清澈、灵动，能够随着容积物不同而变化的活物。它是块透明软玉，遇石漫过遇岩绕着走遇坎摊成一匹柔滑的绸缎遇悬崖就扯成几绺飘逸的白纱，在山谷上随风飘展。

后来，我们循着一条水势更湍急的山泉向上游探寻。这种探寻也是漫无目的，不指望在觅途中会遂然出现一片山光共晴空融汇的梦幻水色。一路上，小小山溪不断变换着自己的姿容，犹如一个有极强表现欲的孩子；水声也是抑扬

顿挫，时而如游龙低吟，时而像珠玉坠盘，时而仿佛一群放学冲出教室的孩子，嬉笑喧哗，潺然盈耳。这就足够了。

经一处山谷，泉湾处现出一片月牙形梯地，种着红枫、种着樱花，也点了

天分。邵洵美在《诗二十五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写新诗从没有受谁的启示，即连胡适之的《尝试集》也还是过后才见到。”所以，邵洵美的诗是自我发现的一种新秩序。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邵洵美是新

虔诚，在他的诗歌内沉淀。“我写新诗已有十五年以上的历史，自信是十二分的认真；十五年来，虽然因为干着堂吉诃德先生式的工作，以致不能一心一意去侍奉诗神，可是之前的供养却从来没有分秒的间断，这是我最诚恳最骄傲的自

误解，其实作为声名显赫的“斜桥邵家”大公子，倒是在公众立场上，邵洵美表现出了较多的男儿气概。他为人慷慨，在上海滩有“小孟尝”之称。1927年春，邵洵美与好友徐志摩、胡适、余元元等在上海筹办新月书店，次年他又资助创办《新月》月刊，参加成员还有梁实秋、闻一多等。1933年，左翼作家丁玲、潘梓年被秘密逮捕，邵洵美与蔡元培、邹韬奋等联名致电，强烈抗议，在民族危难之际，他率先创办了抗日月刊《自由谭》，宣传抗战救亡。上海沦陷后，他蛰居孤岛，闭门不出，不受伪政府利诱，以译著自遣。1949年，时任国民党要职的留英好友张道藩，给他送来了飞机票，劝他携家飞往台湾，他严词拒绝。对于邵洵美的不离开，沈从文曾作过如下评论：“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集。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的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

除了写诗，邵洵美还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翻译家，他的留英经历，给他

的翻译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解放后，他先后在上海与北京从事译书工作，肃反一度被隔离审查，后来译著中断，经济来源断绝，他的生活陷入窘境。“文革”期间，邵洵美患了“肺源性心脏病”，在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重病房，两次休克，他形容说“地狱日夜不关门。”在经过生活的重重磨难，贫病交加中，邵洵美还能保持一颗乐观的诗心，未曾改变自己的志向。1968年，邵洵美在贫病交迫中去世了。

诗人与诗的关系，引用威廉·华兹华斯的话说：“一个向人们说话的人。”让我们怀着敬重的态度，细细读邵洵美的诗，听他对我们说的话。身为余姚人，为有这样的乡贤深感荣幸与自豪。邵洵美的诗直抒胸臆，如对生活的一种倾诉，他的诗境是美好的，在写诗的手法上，对我们后人亦有丰厚的启示。但对邵洵美的命运，我只想说，诗人生不逢时，于他，我内心更有一种深彻的惋惜。

青 衣

“她呀，还在这个城市……”老人眯缝着眼睛，目光延伸到了很远的地方，仿佛刚才说的都是上辈子的事。

在老人的指点下，我在一处小区的水果超市找到了她——眼前是一个套了袖套，半百年纪的妇人，但细辨容颜举止，依稀旧年名伶！唱过戏的人其实很容易辨识的，因为不管走下舞台多少年，她身上依然会残留“一招一式”的浅淡痕迹。那天，我在她的小卖部里坐了一下午，听她说往事。

在生存第一的现实面前，唱戏是再奢侈不过的东西。她离开剧团已是大龄剩女，匆匆嫁给了原来团里的一个琴师。夫妻俩相敬如宾，不久有了个儿子。卸下粉墨后她也曾尝试着做别的工作，但皆不如意。这几年身体越来越差，丈夫不放心她外出工作，便在附近租了个店面，开小超市做买卖。她说眼下别的不愁，就是儿子娶亲要另买一套房，眼看房价日涨，她这当母亲的没法子不忧虑。我忽想起戏文里“茫茫来日愁如海”的唱词，觉得有时现实比戏更哀怨凄婉。那时候，她是千年前古闺房里秀美的娇娥，愁的是春闺梦里人久久不至。而现在，她是鬓角微霜的母亲，已到婚龄的儿子娶妻的高昂成本而深为烦恼——台上台下，谁比谁的愁更多呢？

我从家乡回来的前一天，又路过了她的小超市。那天，她丈夫也在，在拉琴，琴声呜咽。男人一边拉，一边还冲自己的妻子唱：“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三姐不信菱花照，不似当年彩楼前……”声音于劲道中渗透苍凉，直叫人心动容！

在城里听不到的声音。就是说，这样一个安静得过分的小山村，也纳入公共交通网络，每天定时会有几班公交车在这里停靠。

里湖名字，非常容易勾起人探究的欲望：在这样一个大山旮旯里，莫不是藏着一片湖？一潭水色？或者源自某一民间故事？这样一来，大家果然来了兴致，是眼前景况没有让大家失落——明摆着，就在眼前，一弯小小石桥，两股山泉在桥下交汇，虽没囤积成潭或湖，但是那水声、水色，以及那活泼、缠绕、激荡的姿态，让人瞧几眼都觉几分心醉。水与水是如此不同。人说水是生命之源，要我说，这里的水就是生命本身。那是一种清澈、灵动，能够随着容积物不同而变化的活物。它是块透明软玉，遇石漫过遇岩绕着走遇坎摊成一匹柔滑的绸缎遇悬崖就扯成几绺飘逸的白纱，在山谷上随风飘展。

后来，我们循着一条水势更湍急的山泉向上游探寻。这种探寻也是漫无目的，不指望在觅途中会遂然出现一片山光共晴空融汇的梦幻水色。一路上，小小山溪不断变换着自己的姿容，犹如一个有极强表现欲的孩子；水声也是抑扬

【诗画印象】

海之梦

图：萧秋 文：俞广德



满觉陇位于杭州西湖之南，是杭州新西湖十景之一。此地因桂花出名，但从前却是因寺得名。五代后晋天福四年，建有园兴院。北宋治平二年，改为满觉院，此地就称满觉陇。满觉陇两面有山，由南高峰与白鹤峰夹峙而成。陇，地势高低。下满觉陇分上满觉陇和下满觉陇。上满觉陇，地势较高。下满觉陇地势较低。不知始于何时，满觉陇沿途山道两边遍植桂花，据说有7000多株，分为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几种，树林长达200多米。每到金秋时节，桂花盛开，风一吹，随风飘落，落英如雨，因而有“满陇桂雨”之美誉。

桂花是杭州的市花，杭州人当然不会错过赏桂这个时节。每年秋天，杭州都会举办桂花节。今年秋天，我们一家人到满觉陇民宿小住，正好赶上杭州的桂花节，感受到了那里的别样风情。

民宿建在山坡上，少了许多嘈杂的人语声。傍晚，闲来无事，就去看看桂

花。窗外，几株高大的桂花树。那满目的桂花洒在地上，好像铺上一层小米。身处此境，自然会想到王维的诗句：“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下山就是上满觉陇。从上满觉陇到

豆腐和芹菜炒香干等几个家常菜。菜做得还算入味，不过，上来的酱鸭却没有腿，问服务员：“鸭腿是不是被厨师吃了？”答曰：“可能吧。”一家人为此回答一阵大笑。不过桂花倒吃到了。原来

子，围着桌子转圈，口中脆脆地叫着：“接桂花，接桂花。”

从食谱来说，桂花不仅可以观赏，而且可以当作美食的配料。除了桂花糕，桂花鸭，还有桂花糖、桂花饼等等。

在满觉陇双浦镇湖埠村，我们吃到了徐柏明家做的桂花糕，过嘴不忘。徐家的桂花糕有些与众不同，他的桂花糕配料不只有桂花、糯米粉、麦芽糖，还有芡实粉。这种桂花糕不但甜糯，桂花味十足，而且还有开胃助气、止咳生津、去湿益肾等保健作用。据《本草经百种录》载：“鸡头实，甘淡，得土之正味，乃脾肾之药也。脾恶湿而肾恶燥，鸡头实淡渗甘香，则不伤于湿，质粘味涩，而又滑泽肥润，则不伤干燥，凡脾肾之药，往往相反，而此则相成，故尤足贵也。”鸡头实即芡实。回宁波时，我们买了几盒徐家的桂花糕，馈送亲友和自己食用，一连吃了好几天。

今秋，虽然时令已经进入小雪，但甬城有些桂树还在开花飘香，我又想起杭州的满陇桂雨和桂花糕。

源的精彩回溯。

归途中，大伙不再嬉闹，都把脸贴窗口上，沉默着。也许累了，也许是心里多了份郑重。当我们意识到，与我们一路相伴的这条水流跟这个城市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内心的敬仰也许是最好的表达，目光中就多了一层牵念。文化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不拘泥于形式，可以通过一场不自觉的行走，通过一座山、一处风景、一脉水流，与心灵作全方位的融汇，而不仅仅局限于文字与课堂式学习。

而这趟缘水之行，给我最大的启示，莫过于水之流动于水的意义。看看山上一条条欢快的溪流，看看周公宅、皎口水库那碧玉般的水色，看看章水、鄞江清澈甘冽的水质，就知道水流对于水的重要性。水流才活，水活才有生机。有源头活水的不断补充、注入，才能避免成为一潭死水。由此想到，我们现在的一些治水措施，诸如栽水生植物、安装洒水装置、抛洒净化水化合物等等，作用并不明显。治水，归根到底还得回到源头上来，除了花大力气疏流，打通断头水，截断污染源，让水流动起来，这才是根本之策。

【人在旅途】

行到水穷处

寒石

几行蔬菜，计有茄子、西红柿、南瓜和青菜四种。不是观枫赏樱时节，茄子、西红柿和南瓜花却尽情展示着各自的精彩，紫的紫红的红黄的黄，皆是很水很润的娇艳。地边的泉眼里用山石筑起一道堰坝，蓄起一汇圆桌大的水潭。潭太小，上游的水不断注入，在潭里稍作周旋，就从堰缝中筛出去，就没停歇过，

惯的缘故，这些机警鲜灵的活物对此安之若素。我忍不住伸手去捉，手一触水，这些小精灵却倏忽间消失不见了。

再向上，穿过一片毛竹林，水流显著亮薄很多，像一条细长的玉白手帕，在V字形坡底扭动。这些从竹林树木的根须中渗出汇集在一起的水，像一群坐水滑梯的小娃儿，发出粲然笑声。青郁

的竹林的回音效果，把声响放到最大，仿佛流经的不是一条涓流，而是一泓突的清泉。

过了竹林，已近坡顶，水竟断流，稍显平缓的谷地只留下一抹雨天荒流冲刷的痕迹，裸露的泥沙和岩体还是湿润的，仿佛昨夜刚有水流过，仿佛一对刚刚热恋过的恋人，唇上吻印清晰。我们坐在坡顶一块向南凸起的悬崖上，看明妍的天，看流水一样起伏的峰峦，看峰峦间蛇一样游缠的云崖，心情舒畅。

我们应该是爬到鄞江之源上了。

不知谁感慨了声。大家一致认可，认为至少，应该爬到源头之上。回头看看我们行进的路线：沿甬前线，转荷梁线，经鄞江，过章水，再经皎口，过周公宅……难道不是走在鄞江之源的回溯上？甬前线紧邻奉化江，奉化江早先也叫鄞江，鄞江本身就是它的一部分；荷梁线从喇叭口傍蕙江一路向西，直抵鄞江。蕙江即鄞江与奉化江交汇处至鄞江段；过了鄞江，章水是主脉，之后是大小皎，皎口，周公宅……人称鄞江是宁波、鄞州的母亲河。不经意间，我们这些散漫之士，在这个凉爽的日子，作了一次宁波（鄞州）城市文化之